

量词修辞审美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向群 著

量词修辞审美论

张向群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量词修辞审美论

张向群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教社照排室排版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4 插页 300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ISBN 7-5419-4822-5/G·4159

定价:14.50 元

序

读完了张向群先生的专著《量词修辞审美论》校样，我们深感在我国欣欣向荣的修辞学百花园中，又增添了一朵独特的、别具魅力的鲜花，可喜可贺！

说它“独特”和“别具魅力”，这是因为此书填补了一个方面的空白。我国修辞学研究自从80年代以来，虽然涌现了二、三百部专著和数千篇论文，研究的课题也林林总总，呈现了“全面开花”的新局面〔1〕；但是从更高的要求来看，还存在着一部分薄弱环节，各个领域研究的深度还不平衡。譬如几千年来，汉民族在长期的语言运用中，创造了许多特有的深具民族特色的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但人们对这方面运用规律的总结还很不够，写成专著并从审美视角进行研究的还很少。称《量词修辞审美论》为填补这方面空白的专著之一，大约是不会过分的。

说它“独特”和“别具魅力”，还因为作者经过多年刻苦钻研，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新鲜活泼，有血有肉的量词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是由作者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成果组成的。它既有从语法特点进行的求索，更有从修辞审美所进行的探究，也有从量词规范化、量词的发展演变等角度所进行的论析。尤其是对量词的运用方面，有从正面分析它的正用、换用及超常用法的，也有从反面分析它的错用的；有分析它的正常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

〔1〕 参见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第七章《修辞学走向繁荣时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美感的（如“模糊美”等），也有分析临时借用量词所表现的“新奇的美学效应”的。总之是方方面面，视角多样，不少角度呈现了特殊的吸引力。

说它“独特”和“别具魅力”，也因为作者特有的研究道路和研究方法，能给读者带来启示。作者在《自序》中告诉我们，他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是从写了一篇二千字左右的文章——《量词的修辞作用》开始的。认定这个题目之后，“不停地看书，不停地笔耕，越看越写思路越开，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由一个问题引出第二个问题，又由第二个问题引出第三个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滚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地形成”“大的框架。”这说明作者“不停地”多方搜集前人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写作，对问题的研究因此由狭到广，对课题的探索也因此由浅入深。这一结出硕果的过程，不是可以带给我们不少启示吗？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除了采用分析、归纳等常用的方法外，还特别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其中有古今用法比较、中外用法比较，也有同一时代作家不同的习惯用法的比较，还有上文所说的正、反两种用法的比较。通过比较，读者的审美视野也由此越来越得到开阔。因此，作者研究方法所显示的成效，对读者的启示，肯定也是良多的。

我们在惊叹作者在研究上的超常才能和毅力之余，尚感两点不足：一是作者构建的“量词修辞审美论”的体系，有的已超出了“修辞审美论”的范畴；二是“量词修辞审美”这一课题本身，似乎还可作更多、更集中的探索。例如，量词能使被描绘的事物新颖别致，量词也能使被描绘的事物具体生动；量词能刻画事物的动态，量词也能寄寓褒贬之情，等等。但是瑕不掩瑜，特别是作为我国第一部探讨量词修辞论的专著，能有目前这样大的成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我们十分赞赏它，而且高兴地向广大读者郑重地推荐。

关于深具民族特色的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除了量词修辞，还

有数词修辞、多种虚词的修辞、成语修辞以及一部分句式修辞，从辞格方面看，就有析字、对偶、藏词、回文等。千百年来，人民大众创造了如此众多的特有的出色的表达手法，对于这些课题，都是可以深入探究，甚至像本书那样写成专著的。最具民族特色的东西，往往在国际上也最能产生大的影响。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像向群先生那样为探讨具有民族特色的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的规律出大力，填补空白，为在国际修辞学之林扩大汉语修辞学的影响作出应有的贡献。

吴士文

宗廷虎

1993年7月

自序

这是一本由选修课讲稿脱胎出来的量词理论专著。从动笔到成书断断续续经历了将近十二年光景。回想起写第一篇文章《量词的修辞作用》时，精神上是负载着比较沉重的压力的。什么压力？当时学校筹备陕西师范大学建校以来第一届学术交流会，动员各系教师递交论文。那时我刚从国外回来，开课不久，备课紧张，比较繁忙，空不出手搞教学以外的事情。可是一看周围不少人动劲很大，心想自己已年届不惑，如果交不出东西，面子上实在有点过不去。在环境逼迫下，我赶紧翻阅资料，进行酝酿，终于鼓足勇气写了一篇约两千字的短文，权且滥竽充数。虽然没有上会宣读，但自己的名字是被排列在一份很精致的彩色铅印名单上了，而且文章嗣后也被收入校内编辑的论文集子里了。这对我来说不能不看成是个小小的鼓舞，是个小小的激励。于是我又下决心将这篇急就章进行充实、扩写，后来发表在本校学报上，被几家刊物编入修辞文章目录。既然火烧起来了，就不能轻易让它熄灭。我继续刻苦钻研，不停地看书，不停地笔耕，越看越写思路越开，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由一个问题引出第二个问题，又由第二个问题引出来第三个问题……像滚雪球儿一样，越滚越大，滚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大的框架。这使我喜出望外，信心更足，干劲更大，于是我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废寝忘食，不舍昼夜，将其充实，使其渐臻完善，成为新鲜活泼，有血有肉的量词理论体系。

我们知道，量词是以汉语为代表的汉藏语系一些语种的特有词类，它是有艺术个性的，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西方人学习汉语

感到量词是个难点，他们觉得诸如“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座楼”、“一堵墙”中的“张”、“把”、“座”、“堵”等量词用起来不太习惯，不太好记。尽管如此，但毕竟说来这些量词还不是丈二和尚一点儿摸不着头脑，如果下工夫学，也就记住了。然而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能够记住“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座楼”、“一堵墙”这仅仅是对学习和掌握量词的初步要求，而量词运用当中的复杂问题，并未涉及。因此可以说即使汉语学习达到相当程度的高年级学生，量词仍然是只“拦路虎”。他们在阅读汉语文学作品时，有时还会被挡住道。另外一种情况，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虽然运用量词习以为常，好像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但有时也不免对个别量词现象吃不透，把握不住，不能保证处处用得对，用得好。基于这两种情况，大家都希望能有一本扎扎实实的而不是玄虚浮夸的量词理论著作帮助学习，释疑解惑，以提高对量词乃至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因此从语用角度说，量词很值得研究，因为这种研究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再则，从学术动态看，长期以来，绝大部分学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支撑语言大厦的几根支柱和栋梁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的研究之上，而较少对量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虽说量词研究起步较早，30年代就有文章可读，60年代就有专著可以参阅，但从深度、广度着眼，以愚之见，似嫌不够。我觉得在许多方面须要进一步开掘，尤其须要改变一下传统的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各学科的横向联系，使之互相渗透，以克服语言学研究中长期以来严重存在着的就语言论语言、就汉语论汉语的封闭性，拓宽人们的视野。我就是尝试着按照这条路子走的。可是由于本人功底浅薄，治学无能，想是归想，写是归写，想得好并不一定写得好。如今好赖是凑合出来了一个本子，说老实话，自己并不怎么满意。我只能把这本很不像样子的册子当成一块引玉之砖抛将出来，期望能够得到语言学界的前贤、同辈和其他的朋友们宝贵的批评指正。

本书在从起草到定稿这一个很长的过程中，受到了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研究成果的智慧之光的照耀，在书末一一作了列举，借以向行家们表示崇敬和不敢掠美之意。

本书中有的部分在成书前分别在《陕西师大学报》、《汉中师院学报》、《辞书研究》、《唐都学刊》等刊物上发表过，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月刊复印过三次，亦趁此出书机会，谨向上述刊物的编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因为他们对一些篇章在学术价值上的提前认可，无疑是给予笔者的一份不可多得的荣誉。

另外，撰写本书时，浏览了大陆、台、港、澳以及海外华人作家们的大量的文学作品，收集了成千上万条例子。作为语言材料，即论据，本书在行文过程中只引用了很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经过筛选，编著成了一本《写作量词描写词典》已经面世了。《词典》和本书，这两部书可以看成是姊妹篇，本书是主产品，《词典》是副产品。《词典》是我当初没有预计的，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带出来的。当然这样说，不是降低《词典》的学术和实用价值。实际上这两部书都很重要，只不过是各有各的角度和用途罢了。《词典》是对量词应用情况的普查和整理，本书则是对量词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因此这两部书是互为参照，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读者们假如有兴趣想更深入、更全面地把握各种量词现象，不妨再找来《词典》，和这部著作配套使用，也许会有新的启发，收到更好的效果。

本书各个篇章的书证中的数词、量词和中心词之下的“·”、“△”等符号是笔者加的，目的在于醒目，使读者看起来方便。

最后，我还要对本书的责任编辑傅美琳女士说几句发自肺腑的话。在近年经济大潮猛烈冲击、学术著作出版十分困难的严峻情势下，她却选定并兜揽了虽然是很有理论和实用意义但却不容易创造经济价值的量词研究这项冷门课题。如今书出来了，作为作者的我，此时此刻，不只是感慨，而更多的是感激！如果说我12年的心血没有白流，如果这本书将来在读者面前不会变成过眼

云烟的话，那么，人们也绝不应忘记这位编辑的。

张向群

1993 年 1 月 20 日于陕西
师范大学西区 39 排 3 号

目 录

量词的名称·····	(1)
量词的性质·····	(15)
量词的种类·····	(23)
量词的语法特点·····	(43)
量词的修辞作用·····	(58)
量词的修辞方式·····	(78)
量词的换用及其超常用法·····	(92)
“量+名”结构中的借代·····	(116)
临时借用量词新奇的表达效果·····	(119)
数量(物量)词组和中心词的紧贴与分离·····	(122)
量词和数量词组的模糊美·····	(127)
量词的具象·····	(136)
量词的锤炼·····	(142)
量词在诗歌中的运用·····	(152)
量词错用例说·····	(165)
近义量词辨析·····	(185)
量词和数词“一”的搭配·····	(188)
量词的古今用法·····	(202)
量词的省略·····	(212)
量词的辨识·····	(221)

表量语义成分前后的“大”或“小”	(238)
量词的规范化	(243)
量词的发展演变	(333)
量词用例集锦	(358)
本书参阅的学术专著、论文、工具书举要	(410)

量词的名称

世间万事万物，像我们人一样，各有自己的名字，以便于称谓。语法研究也不例外，许多语法现象都有语法学家们起的名字。起名根据什么？一般来说，主要根据各种语法现象的性质和作用。

一、一种具有特殊表达功能的词

汉语里有一类词，它们的表达功能是很特殊的：有了它们，形象描写得更为生动；有了它们，感情抒发得更为深切；有了它们，色彩表现得更为鲜明；有了它们，文笔显得更为简练。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传说几个瞎子摸一只大象，摸到腿的说大象像一根柱子，摸到身躯的说大象像一堵墙，摸到尾巴的说大象像一条蛇，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

词条：盲人摸象）

上段文字中的“个”、“只”、“根”、“堵”、“条”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类词。就这五个词而言，修辞作用特别突出的是“根”、“堵”、“条”三个。“根”和“条”用于杆状和长条形的东西，“堵”用于“墙”之类直立的较大的稳固的东西。这类词，西方语言里没有，唯有以汉语为代表的汉藏语系中诸种语言和系属不明的受汉语影响很深的远东一些语种如日语有。

汉语的这类词是产生得很早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随着

我国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语言的演变，这类词也呈现出一种日益丰富和精确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在口语和书面语当中使用的就有五六百个之多，在现代汉语实词中，是为数不少的一种词类了。在学习、运用现代汉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这类词来一番比较深入、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二、逐渐趋于统一的名称

要整理、研究上面所说的具有特殊表达功能的词类，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命名的问题。那么这类词叫什么名字呢？它的名字历来很不一致。现代汉语语法著作（包括外国汉学家的著作在内）很多，不同的语法书有不同的名称，总计不下十三、四种，但其中被人们经常使用的，被语法界广泛接受的不过一两种。

1. 叫“记数的别称”的

马建忠《马氏文通》：“故凡物之公名有别称以记数者，如车乘马匹之类，必先之。”

2. 叫“名词中的一类”的

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字之表‘物、时、所’或‘物、时、所’之一部者为名字，表数之单位及度量衡与记号之字，亦物之属也。表数之单位之字，如‘圆、个、只、双’等是。表度量衡之字，如‘尺、寸、升、斗、斤、两’等是（概可以数象字修饰之）”。

3. 叫量词的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用来作所计数的事物之单位。”

朱德熙《语法讲义》：“量词是能够放在数词后头的粘着词。”

吕冀平《汉语语法基础》：“表示数量计算单位的词叫作量词。”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量词可以分为四小类。……”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汉语编辑室张志公等《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六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单位的词是量词。”

4. 叫单位词的

王力《汉语史稿》：“汉语里有一种特殊的名词，叫做单位词（或称量词）。 ”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白话里名词之上不能直接加数字，当中必须插一个单位词。”

陈望道《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本文打算对‘量词’一说提出我们的不同看法，并且陈述我们对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的见解。”

5. 叫数位词的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汉语具有名词功能的词，如果加上一个数目字的话，在这词和这数目字之中就得加上一个虚词来表明这个词所代表的事物的性质。例如‘一本书’，‘一管笔’之类。……我们认为最好称这些虚词为数位词，因为它们的作用在于辅助说明事物的单位或单位的特点。”

6. 叫副名词的

吕叔湘《语法学习》：“副名词表示事物或行为的单位，又称为‘单位名词’或‘量词’。”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副名词：‘个’‘只’‘件’‘尺’‘斤’‘次’‘遍’‘下’等等。表示人物或行为的单位。一般名词不能直接和数词相连，当中必须加个副名词。”

文炼《副名词的形象性——祖国语言特点之一——》：“在名词的运用上，有人认为西洋语言有语尾、词根的变化，有阴阳性、单复数的分别，非常麻烦；中国语言虽然没有这些麻烦，但是运用名词时常要在它的上面加上副名词，而这些副名词又是千变万化，所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7. 叫助名词的

陆志韦《北京单音词词汇》：“此外还有一种词，……就是像‘一个人’中的‘个’，‘两匹布’的‘匹’，……那些词可不是名词，不妨管它们叫‘助名词’。”

8. 叫附名词的

谭正璧《基本语法》：“附名词也叫副名词，一称量词，又称辅名词。旧时把它作为名词的一种，称为单位名称。其实它是用来计算事物的个体或动作的数量的单位词，所以应该独立于名词之外，但它也不能单独使用，往往附着在名词前面、动词的后面，因此它在一个句子里不是主要成分，而只是名词或动词的附加成分。”

9. 叫单位名词的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我们之所以把它们叫做单位名词者，一则因为它们本身是名词，或从名词演变而成，一则因为它们的用途在于表示人物的单位。”

傅子东《语法理论》：“单位名词：‘斤’、‘里’、一‘壶’水、两‘营’兵、一‘股’臭味、几‘枝’手枪（‘斤’、‘里’、‘壶’、‘营’也是普通名词；‘股’、‘枝’等，原来把它们叫助数词，但是否应归入单位名词或叫做助数词，须由实践来决定。）”

10. 叫“计标”的

陈望道《计标》：“讨论的标准。计标有四种作用：一种是划界（限）的作用；一种是分式（样）的作用。每一计标都同时具有两种作用，但不免有偏重。”

11. 叫“数量词”的

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数目、份量（单位）的名称。一般说来，大都是一个表数目的词和一个表份量的（单位）词连起来，如‘一斤’‘十里’‘一百种’等，共同作句子成分，所以把它们合起来，称为‘数量词’”。

12. 叫陪伴词的

日本学者宫胁贤之助《北京官话支那语文法》：“连接于数词

之后表示事物种类性质的那种词叫陪伴词。”

此外，这类词，有的人如戴遂良称之为“别词”（spécificatif），另外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则称之为“类词”（classificateurs；classifiers）。（高名凯《汉语语法论》）

上述种种叫法多半是在语法学家早期著作中出现的。有时一个人对这同一类词往往有几种叫法。现代汉语把这类词称为量词，最早是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一书中提出来的。黎先生一提出来，也并不是立即被人们众口一词地接受下来了，而是经过几十年时间才逐渐被大多数语法学家所认可。

三、还在继续着的关于名称的争论

数十年来，上述诸名称逐渐趋于统一，以“量词”这个名称最为通行。虽然如此，但是，也不能说，“量词”这个名称完全为一切人所接受。关于名称问题，直到七十年代还有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叫量词还是叫单位词的问题上面。陈望道先生写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一文，批评量词的叫法不科学，他认为应该叫单位词。黎锦熙、刘世儒两位先生写了反驳文章《论现代汉语中的量词》，继续坚持自己以往的观点和叫法。这场学术争论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不长，参加争论的还有其它一些学者。比较有份量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袁晖的《量词札记》，这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黎、刘两位先生的观点，笔者认为论据有力，说服力强；另一篇是张公瑾先生的《论汉语及壮侗语诸语言中的单位词》一文，笔者认为也值得一读。

为了读者参阅方便起见，关于历来的量词名称争论的文章，仅作如下摘要：

杨欣安《关于量词的几个问题》：

“个、只、斤、条、块”这些词，不同语法书上，常常出现不